

近藤
粹
輯

精選文章軌範評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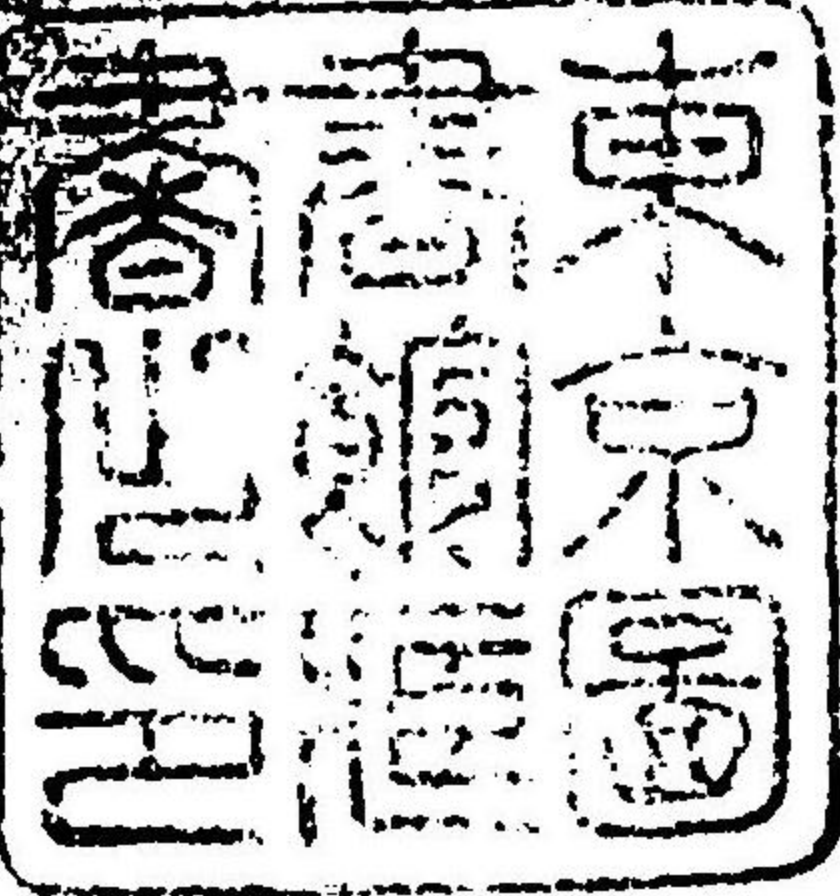
二

3

26

東泉圖書

六 冊	二 六 号	一 架	三 函	屬 類
--------	-------------	--------	--------	--------



精選文章軌範評林卷之二

生字集

伊豫松山 近藤元粹純叔 批選

放膽文

鱷魚文

韓退之

坊本鱷魚上多有
整字及一本作驅
今從李漢本皆不
用
案衡推或作牙推
漢軍事名如李
想署鄭注為牙推
是也隱示子矢從
事之意俗本作衡
權謀
獨側角及以刺刺
泥取物也
林云民害二字是
通篇大題目
又云驅而出之不
容其難處此土之
意四海之外句為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

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

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擗。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

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

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

下文南徙於海伏
脉言山澤之產本
以遂民生若有反
為民害必不容於
先王之世隱隱見
得下文驅令徙海
乃遵先王之政非
一己私意也
類云鯉魚亦李師
道吳少誠之類
又云以天地宗廟
震動之
又云與刺史雜處
句即見不兩立之
勢
案據處據其所處
之險固也食民食
人也食蓄食人家

京師萬里哉鯉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
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之况禹跡所揖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
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壞者哉鯉魚其不可
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
而鯉魚睥然不安糴潭據處食民畜熊永鹿麋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
弱亦安肯為鯉魚低首下心心似現現為民吏羞以
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

所養六畜也然我
蘇軾山澤中自生
之物也伏下為民
物害句一本溪潭
據處作一句讀非
是
林云有知與下文
宜須不靈對看
類云昌黎每用疊
陣坐跪法
林云以率醜類或
曹勗量為寬其期
余云刺史雖有言
二句與上鯉魚有
知句相應
類云不聞不知有
此等句大乃不取
余云夫傲句到底

與鯉魚辯鯉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湖之州大海在其
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鯉魚朝
發而夕至也今與鯉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
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
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
言也不然則是鯉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
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
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
操強弓毒矢以與鯉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不脫天子二字
林云言不受驅必
受殺矣強子毒失
尤甚於網繩擲刃
也
余云其無海三字
必令他自思自裁
情理無不兼盡
賴云恨不以此筆
作唐擊淮而傲文
又云表佛骨而敗
於潮在庸人當氣
沮文弱一跌不振
而公倔強如此所
以為昌黎
儲云先翁以義繼
道其歸末復懼之
以威

沈確士評

從天子說到刺史如高屋之建瓴水一路
過撈而來到後既還以雷建斧鉞之筆藥
不可

又

評

相傳明初鱧魚復來潮州夏侍郎原吉令
漁舟五百隻各載礮灰以擊鼓為令聞鼓
聲漁人齊覆其舟奔竄遠避少頃如山崩
龍戰至暮寂然無聲鱧魚種類皆死於海
濱矣前後二公一感以誠一行其謀並足
千古而韓公浩然之氣尤不可及云

又

評

歐公作陳文惠神道碑亦載其擄
鱧魚告以文而戮之事可參看

林西仲評

鱧魚為潮患已非一日若果可以驅殺前
此刺史當有行之者矣海既可徙則溪潭
必與相通至當徙時猶能作暴風震電則
神靈亦與相護雖有強弓毒矢試問何處
下手在昌黎作此文時豈能料其必徙萬
一不徙等之兒戲矣不知天子有道山川

百神無不享祀効靈鱧魚乃為民物之害
與天子命吏尤拒礙倖違於天誅亦難逃
於鬼責故篇中段既提出天子忽又挿入
天地宗廟百神之祀句來以為悚動篇末
把有知無知二意雙敲尤為妙絕蓋鱧魚
雖惡物實是靈物自知為人神所不容若
據此不去以為有知造罪既不可居以為
無知陷罪又不願受則南徙一著豈待材
技吏民從事而後安哉然非平日實有忠
君愛國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者雖有
此篇妙文亦未必信乎豚魚令邪不于正
如此所以坡翁作潮州廟碑言其精誠可
以馴暴亦根平日浩然之氣來可謂昌黎
知已文中提先王驅除作案一步緊一步
字挾風霜凜不可犯似討罪檄文然不謂
之移檄而謂之祭文者仍以神靈之禮待
也

余自明評

開首提先王作案。籠起全篇大旨。隨接入後王以寬其既往。放鬆一筆跌宕取勢。以下感稱。唐家天子德威。切指刺史治民責任。總見鯁魚不可雜處此土。其言刺史處語語亦乃歸到天子。義最嚴重。勢最堂皇。入後乃言及驅。至末並言及殺。次第位置。結構精神。直令一斤精誠。汎溢楮墨間。在是強悍不順之物。應無不聞而屈服也。觀鯁魚遠狹。知此文為

又

評生物無致祭理。文中亦止用食字告字。並無祭字。故李漢編入雜著。不列祭文卷內。後人不以此意。把題目硬添一祭字。或一本又作驅。亦非本來面目。今從李本為確。

田正言名况

類云與韓歐二作較視獨以勁拔見勝足以鼎峙

上田正言第一書

王介甫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言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吶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其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片天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

類云句法拗折處此公勝場儲云寫狀生色

賴云舉其言愧其
心亦有生色

賴云數層往後而
歸於職取名位文
勢回環末以人之
疑以此結住甚勁
似柳子原結法

科為進就便列入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

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驟諫

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

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

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

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

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

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

案唐宋文辭則作
而亦通

賴云又以疑字結
住以不能解叙前

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

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廼其言則

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子斯見之矣。今國之

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

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

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

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滉滉之

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

二說文情極勁文體極潔

又云到底以發字解字為結

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沈確士評

與韓子爭臣論歐陽子上范司諫書同意而彼則閤閤此則侃侃由所養不同也入

子謂蠹蠹據其請士師作案同例古人文章各有原本但化其面目耳

儲同人評

本對方正策以責正言文事倍有精采有骨力絕不蹈襲韓歐故能于韓歐之外獨成一軍至其丰稜峻潔王似勝歐可為知者道耳

乞誅竄呂惠卿狀

蘇子由

類云東坡兄弟皆以名節相砥厲立朝不阿正言不諂而子由為言官措擊大姦不遺餘力見之文字千載有生氣古今來彈劾之文少具此筆力者宜乎快讀者之心目也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妒賢疾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薰廬祀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

類云以下言其立
朝本末
又云定荆公一生
人品

本或亦字在失下

本或攝下有行字

義黷化真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
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
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
帝開琦言亦知新法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
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
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
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內侍
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以破琦說。仍為
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

類云先言其助安
石行新法

類云次言新法中
事實一事

又云次言起大獄

自是詳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
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
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割殆遍。專用
告訐。推析毫毛。鞭笞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
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
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
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鄆者。旋又興起大
獄。以恐脇士人。如鄭拱。王安石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
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類

案噍齧也言無後
有活而噍食者

類云次言其開邊
累

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
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
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
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
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
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
遷延而歸。靡費資糧。棄捐戈甲。以鉅萬計。恣行欺罔。
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
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

本武塞作塞

或云托以之托疑
當作屯下防托之
托同

元粹云快絕似讚
胡詮封事

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
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
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
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塞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
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
得。率皆稅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
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
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
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也。若其私行峻薄。非人所

類云以下言其私行交際

為雖問閭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

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

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

為離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

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

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

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

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

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

本或實作買

沈云呂惠卿固負安石然使惠卿得行其惡者安石也安石宜上刑惠卿次之乃元祐友正後首贈安石太師而惠卿加以貶竄殊失乎允中正元粹云沈評固確當然使安石得行其惡者神宗也元

案在御史可獲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奸發其私

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

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

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

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

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

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大亂之

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

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

祐初政首畏亂安石是暴先帝不明于天下也故繁或有不可乎

賴云就私行言其不可一日立朝之意

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寬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弑君藥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守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女奴雄馬

賴云至此混融私行立朝兩頭而言到已所以敢彈之之意

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並處泉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

臣愚蠢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孤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階下。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以汗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採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沈確士評其位則助安石以行其交。繼則傾安石以奪其位。要之一副心腸。非兩般面目也。分上下段。痛切言之。筆下秋霜。烈日。足以落毒人之膽。

下段。痛切言之。筆下秋霜。烈日。足以落毒人之膽。

諫迎佛骨表

韓退之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街本偏小。提。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年。

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舜年尚書可考。此云百歲未。合。一段。話作兩層。頗難。此文。章節。法本漢人。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

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

至此。曰。書史不言年壽。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

至。此。曰。書史不言年壽。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

類云憲宗服丹暴燥取禍由此觀之。事佛亦出於祈壽未可知也。韓公窺之故舉未有佛時帝王壽數鄭重如此。此獨見其突兀。又云未有佛也。一句管到通個段。重提。林云君民福祥皆與佛無與。

林云君享國年壽
寺事佛無與
又云已上俱言未
事佛求福而自得
福
賴云說事佛得禍
處比前甚略其梁
武一脚色乃足相
敵
林云已上俱言事
佛求福而又得禍
為佛不足事之証
池云如蕭瑀之類
傳與不能勝之也

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二度捨身施
佛。宗廟之祭。不用牲宰。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
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隨禪。則
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生之道。古

然傳美亦欲揚道
教以抑教。所以
不能勝之

類云自前古入今
代用今體未能即
行句結上起下一
篇轉接
又云以不惑二字
硬坐憲宗身上是
柔行巽入得諫法
文亦因此盪漾曲
折矣
林云惑字是通篇
眼目。憲宗實是惑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遮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
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入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反言其不惑止把
 迎佛骨說作詭異
 戲玩是下棋倒跌
 法非一味回護也
 又云憲宗實是真
 心事佛反言百姓
 誤認止把百姓說
 作愚宜又用倒跌
 法

儲云前就論事佛
 此下兩波指斥佛
 骨倍嚴

林云佛生相見止
 當待以遠國使臣
 之禮且以異言異
 服不知大倫或其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
 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
 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下見

勿留境內
 賴云讀至于此不
 覺起舞非韓公不
 能言又不放見真
 儒語也

林云恥者恥奉朝
 無有識之人也此
 實憲宗之非憲宗
 之失止說群臣不
 言御史不舉為可
 恥又用倒跌法
 賴云一路杆曲叙
 來直至末尾言處
 置斷決辣甚
 林云佛骨既迎至
 京師若發還鳳翔

禮賣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於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被除不祥然後進帛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升之有司投諸水
 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
 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百姓惑猶不解如
此措置所以行高
祖議除之意也

又云殃咎與上福
祥二字相應既以
迎佛骨為祈福祥
則必以毀佛骨為
招殃咎矣願以身
代受使不畏也
類云不評佛法是
非而論事佛禍福
是苦君之休也未
既極言其善政理
損國體極合事宜
如較其是非與京
道送文暢序同一
文字憲宗必半讀

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沈確士評 此表上於從平淮西作侍即時後也詞嚴
義正千載下尚有生氣明儒謂其未說到

論佛宗旨當時憲宗意在祈壽則直言事
佛得福以破其惑可矣何暇論佛宗旨耶

言有似是而無關
緊要者此類是也

儲同人評 牙爭國大體實生而
後此表可與日月爭光

又評 疏而法度齊整殆於過之

林西仲評 鳳翔之有佛骨也不知起自何時致藏經
釋迦涅槃火化得舍利八斛分發諸天人
間龍宮三處供養語雖涉於不經總無死
後留下遺骨之理群疑最善假托安知鳳
翔之骨不稍誇羊角可破之佛牙乎憲宗
惑於福福俗諦欲崇奉以祈福祥與服柳

思睡後儒或譏其
不說佛家有何善
醉夢語與笑魚道
引大學遺致格者
一般

必金丹。冀得長生同一見解。不知佛家禍
福之說即吾儒惠迪從逆作善降祥作不
善降殃之訓。如五帝三王年代所以久者
惠迪也。作善也。宋齊梁陳元魏以下年代
所以促者。從逆也。作不善也。佛何與焉。且
經云。有取有證。然屬妄想。達摩西來。見梁
武帝。試其度僧造寺。故無功德。意可知矣。
乃羣疑亦食於經。冀得功德。因有為惡
之人。專佛亦得福。為善之人。不事佛亦得
禍之。言而庸夫孔壬。一時波馳。蟻附于崇
奉之文。謂乘善。恣惡。有可恃以無恐者。豈
方便法門本旨乎。鳳翔佛骨之迎。當時君
相皆以為此舉功德。不可思議。茫不知佛
法為何物。使佛見之。亦以為可憐。怒者不
但吾儒。嘗其狂惑也。昌黎此表。亦不辨佛
骨是真是偽。止把古帝王未事佛與後世
人主事佛禍福較論一番。而以崇奉失當
處層層翻駁。冀其省悟。可謂明切。至投諸

水火。數語。分明。是。罽。門。一。棒。打。殺。丹。霞。燒。出。舍。利。之。意。謂。其。有。勿。吾。道。可。也。即。謂。其。有。勿。佛。法。亦。無。不。可。也。若。謂。不。言。法。言。不。服。法。服。不。知。君。臣。父。子。則。深。中。佛。氏。膏。育。然。佛。不。如。此。又。不。能。空。諸。所。有。以。成。其。為。佛。治。天。下。者。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矣。

再上神宗皇帝書

蘇子瞻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殽。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是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

顧云前書六千餘言。不如此書千餘字。沈着痛快。蓋前書數百。搆成此書。一時憤懣。街口而發。者有。天人之別也。

顧云名言如刀斷物。

賴云改過通篇血
朕亡字通篇神理

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由如粉
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
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欽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
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忝
不識忌諱適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
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
便以至臺諫二三人如小人辭籍亦曾以為不便於民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
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

元粹云言論痛切
胡詮對事亦不啻
也

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
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
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
外權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
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滌非僻追還使者而
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益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
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兇臂之不
可終而姑勸以徐知鄰難之不可撓而月取其一帝
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

賴云補此段為波
瀾意愈痛切言愈
精來自改過之吝
生來
又云自誠字生出
小用大用二意而
直說到亡字上

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
痛果無其功直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
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
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
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
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
下即前書結人心之旨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
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
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

元粹云古今同嘆

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
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
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
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
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
一人而已然士莫不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
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
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
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使不能誦記

賴云列疏四人懷
怨而重在於士失

望故結後再洗發
之文亦有波

賴云今未見也者
此一句大有頓折
又云希合苟容句
收上生下甚是筋
元粹云小人當板
蕩之時束手無策
固然而間或有反
獲為禍者可不畏

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且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

哉

賴云不可不當波
折歟
又云篇首言改過
不吝次說青苗抑
配非悔悟忽入民
軍吏士四節至板
蕩土前而止又自
希合詭說入青苗
抑配之說以其勢
然也住者以文過
遂非應篇首收之
縱橫自在而血脉
神理甚明所以為
東坡

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矢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德，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

隱指宋石

又云又以古事為引證致丁寧其爽自文過遂非生出

又云宋氏之亂亦成於此矣可勝痛哭

又云自士失望抽一絲米為結

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克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
愷戮力排之。及克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
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
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克復留。則晉氏
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
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
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
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
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

以待誅殛。

沈確士評

即前書之意而申言之。前曲而暢。此簡而切。分疏四人失望處。即本石亦當動心矣。

無如邪說鋼蔽於中。而近習小人。又朝夕彌縫之。所以正終不能勝邪也。千古一轍。

付之浩歎。

又

評

自古喪亂。每由盤樂怠教之主。若以勵精圖治。而國氣斷削。幾至敗亡者。惟宋神宗

之用王安石。專以利言也。子瞻指陳其失。幾於痛哭。而安石拒撫其罪。致李定等以

詩句為謗訕。幾死。御史臺劾歐陽公謂言人主過易。言臣過難。信夫。

元粹案儲沈諸選
屈下脫曲字非也
今從唐文粹

沈云以上不甚
要文境亦平衍
賴云篇首至然後
決知足下非君子
也一段數十頓折
不可謂平衍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曲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
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
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
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辨以示
久。孰不變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
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
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
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誠謂希文為人平

儲云此處立定罪
案以下層々攻擊
概不出此
賴云不留後段餘
地開口便發露本
意使讀者疑後將
何言然及讀後而
乃更激々是歐公
獨擅正老蘇所謂
意盡語極急言竭
論而容與開易者
也

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
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
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
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
誡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
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
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
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
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

賴云是可怪也此
君子之賊也二段
責高正而議論
儲云此段攻擊最
猛

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
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
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
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
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
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
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
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持其自敗。然後隨而非
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

賴云以上以范之
賢不賢兩意雙敲
而歸到默然
儲云以上破其節
非隨借漢事為証

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
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
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
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
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
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
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
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
不可欺耶。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

賴云引古事影前
文論前世事歷歷
可聽况今之人一
句絕妙

宋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

類云以上極其痛罵以下稍一弛之已而又大飛一語

出自己身當之振起全勢

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明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名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宜。

儲云激甚

沈云若訥果以此書上聞歐公遂落館職責授夷陵令尹洙亦貶官

沈確士評

此石守道四賢一不肖之詩所由作也。後角峭厲。畧無委曲。憤激於中。有不能遏抑

類云文有當含著者有當發露者必以含著為貴不知文者論耳

者耶而歐公亦敗斥矣

又評公是年只三十歲氣盛故言言憤激不暇含著

儲同人評一憤其誠謂范公而移書責之非冀其尚能一言以救也故書詞激直無疑曲然歐公

又評用此竄斥而其文亦遂與日月爭光憤以義動亦何負於人哉

又評義動於中則言激于外公固不能自制也使若訥僅中人稍有廉耻公此書仍可無事

方山子傳

蘇子瞻

儲云隱字俠字一篇骨子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

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

不過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

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

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人陳造李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後漢書云方山冠以進賢冠以五米穀為之不但不自留姓氏併別號亦定自他人之口纔是箇真隱

類云不先點姓名結構奇處全在於

提出人

伏案

以非

能隱者

壯亦非能隱者

老方能隱

制點出姓名

疑其少壯時所為不台

此云俯仰二句意
中以世事不堪論
碌碌於仕宦者誠
可唾也露出真隱
者破處
沈云前吾故人句
內已含此一段文
字矣得此追叙見
隱人本非枯槁寂
寞之人作法之妙
不可思議
顧云而豈山中之
人哉是坡翁常調
然以此句混融叙
議如伯夷傳因此
觀之怨邪非邪益
神台也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惟其居窮余既聳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
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又云筆墨滿涵處
是其本色非故意
撰史遷者
又云文如游龍在
雲中乍現乍隱宛
不露全身所以為
妙
林云有所得則為
異人惟異人知異
人以此作結方結
得住莫作餘波看
賴云東坡自謂賦
雖能言語於史事
不足當行家後人
亦服其議論不稱
敘事然如此一傳
可謂得龍門神髓
矣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沈確士評 生前作傳故別於尋常傳體通篇只叙其
遊俠隱淪而不及世系與生平行事此傳
中變調也寫游俠須眉欲動寫
隱淪姓字俱沈自是傳神能事

儲同人評 始俠而今隱俠處寫得毫邁鬚眉生
動則隱處益復感慨淋漓傳神手也

林西仲評 此為方山子生前作傳也若論傳體止前
段敘事處是傳以下皆論贊矣妙在步步
俱用虛筆始疑其何以在岐亭繼見其窮
又疑何以自若此因追念其平日慕俠
讀書向非隱人本色且歷數其家世富貴
可就必不至於以窮而隱者總之種種以
不當隱而隱方驗其非無得而為之所以
為可傳也未以隱人不可得見為問正見

彭躬庵云篇中三
吾去矣獨得最超
忽

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復如鎖上練引之
長大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
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窓戶
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蓋手中
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
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斲脛炕上
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
用吾去矣將軍彊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响馬物不
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群吾又不許是以離我

元粹云英雄出處
如鬼神不可端倪
奇奇

元粹云讀之快絕
立舞

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
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殺吾欲
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為力
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關處送將軍登空堡上
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
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簫策數聲頃之賊二十餘
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
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推賊應聲落馬
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

元粹云小窓別紀
記橋中仙結處與
此同一筆情有多
以餘味精采

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容
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句去。句
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推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
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
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
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抑用之自有時
與。子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
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馬市物帖。子甚工

楷書也。

彭躬庵評 若滅若沒。疑城八面。須知是馬。鉅鹿昆陽
王鐵鎗筆法。不是傳紅線。弄隱娘局段。中

有物
在故。

陳叔峯評 摹寫處。夾夾有生氣。頓挫虛
實之妙。真神明于左史者。

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

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

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

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及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

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調歷代史。上下。

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

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歷。

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

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

林云氣所以擔當天下事。毫毫欲絕。似將死也。又云徒欲二句。應。

上素賤二字。又云遣之去者。耻與為伍也。又云已上叙其讀書博而且精。崇奉宣元年。魏德王乃親王且兼臺察之事。可以舉薦。

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

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泰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

關卒不為通。弼曰。若不聞。關中鄧伯翊耶。連擊路數。

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摔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

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煩。

間者。駕海艦。五市于鄣。即不滿所欲。出火刀。祈柱。殺。

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

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

既。卓。頃。者。其。承。解。又。如。此。

左肅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

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

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

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

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

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錢鎧

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予。陰戒善樂者五十

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

之。既弼至。衆樂竝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

林云。以至難之事。詰之。欲其屈而加罪也。

林云。辟易。披靡貌。以氣勝之。猶項羽。

既。卓。頃。者。其。承。解。又。如。此。

左肅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

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

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

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

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

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錢鎧

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予。陰戒善樂者五十

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

之。既弼至。衆樂竝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

叱。赤泉侯人馬辟易數里。所謂氣蓋世也。

又云。斫馬不斫人。以示人。猶易斫也。

果有上文三問三答之能矣。

又云。已上叙弼武藝之絕世。

林云。此時盛氣無所施。即不平之氣。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亦無所吐也。

面目亡失。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

斫馬首。墮地。血泚泚。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

命的。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此之

王鍊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

事不下。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鉄肋。不使

立。數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

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

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

林云仍以其氣作贊

自見惜哉。猗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林西仲評文武兼長。且擅絕藝。至使為道士。則元之用人可知矣。篇中以力雄人四字作骨。其

讀書精博。即於使酒拔刀時寫出。不待另提。至說出養氣語。皆前人所未發。應上不平氣。伏下盛氣。備極搏梳之妙。班馬當分一席矣。

司馬季主論卜

劉誠意

秦召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司馬季主楚人。善卜。史記為作日者傳。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

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憊者思寤。吾聞之。蓄極則洩。闕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

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

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踰之矣。又何卜為。東

陵侯曰。僕夫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

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蒼

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

林云已上言問卜之詞。無久廢不用之理。而已竟以不用終不能無疑。所以求卜。

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蜂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林云是故四句應篇首一冬一春句又云激湍四句應篇首一起一伏句又云君侯二句應前君侯已喻二句言東陵侯前此既受封富貴榮華已

極今日種瓜正合屈伸起伏常理不足為疑以此自聽則天道之親鬼神之靈灼然可指其與何必借資於枯草枯骨乎

林西仲評

疑元末舊臣不見用於新朝者。多有時命之感。此故設詞以規諷也。自首至尾。總是一個屈伸起伏道理。東陵侯止覺得久廢當用。而不及既用當廢。所以有疑。司馬季主提出君侯何不思昔者一句。如冷水澆背。令人喫驚。纔是和盤打筭妙法。其中撫今追昔一段。說得如許悲涼。富貴驕人之徒。讀之。便是一服清涼散也。

以地事秦四句戰國策孫臣諫魏王之詞史記作蘇厲之言
不待老蘇知之然言之親切懇到故讀者不知厭耳
林云已上言韓楚三國割地賂秦申明篇首賂秦而力虧二句之意沈云燕有三晉為蔽故後亡非用兵之效也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未的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自牧以讒

林云已上言齊燕趙失強援不能獨完申明篇首不賂者以賂者喪二句之意
又云設言六國不賂秦雖分頭敵秦秦亦不能操必勝之勢
又云又設言六國以賂賂別用能合并擊秦交可以操勝秦之勢
 秦取趙都為郡秦取趙都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而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

林云以宋賂契丹時事感慨作結

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沈確士評

六國所以不能自強者一在貪近利而互相侵伐一在苟安而不肯用兵此從事賂

又

評

末段積威之所却宋朝受弊在此至南渡而更甚矣老泉遠識故能豫見

林西仲評

韓魏楚三國與秦接壤趙稍遠而燕齊之遠近而禍之遷速分焉割地所以求罷

亦自然之勢也但賂秦則國愈弱其亡愈速戰國策士常言之老泉此論實為宋賂契丹借來做個事鑒以為宋有天下之大與六國弱於秦不同无不待賂其結穴全在篇末一段感慨含蓄坊本不解皆以篇中思厥先祖父一敗謂全為宋人痛哭以宋人亦曾割地賂契丹者按幽薊等十六州乃五代石敬瑭所割非自宋始太宗高梁河戰後而契丹南侵互相勝負並未嘗有賂之也真宗咸平六年契丹求開南地因而有澶淵之役時冠軍勸帝親征欲擊之使獻幽薊值帝厭兵許以銀幣三十萬講和歲以為常仁宗慶曆二年契丹又如前請復使富弼增銀幣二十萬亦未嘗以地賂之也惟是歲幣增至五十萬民力何堪勢必至於貧弱老泉所言行六國破亡故事者指歲幣也且深惜澶二之役不從寇準邀擊故論六國段段點出用兵寓意

精解文苑

卷之二

三六

最深。若神宗熙寧七年。從王安石言。割地
界遼東西。失地七百里。時老泉已卒九年
矣。於何知之。蓋老泉卒於英宗治平之
三年也。讀史者。庶不為坊評所惑乎。

集古錄目序

歐陽永叔

林云。聚字好字是
一篇主腦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

又云。購之有資求
之能勤。皆謂之彊

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

力

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

類云。於無用處著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既。精米是文章家手

生深洲。採者腰短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候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林云。取之山水者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三物合點。故用一

情。雖文章。能平林

兼字

類云至此知前面無用語皆有用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鼓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及無力一層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類云力雖未足。一語不費力絕妙。林云好可以自言。而力不可以自居。承上好與力二字。而依昂出之。極得法。

沈云游藝中自有學問。不然一收藏家耳。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隨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古來之物數以為集古錄。以謂傳焉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失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

賴云末尾常山蛇勢
林云臨了把聚字
生出散字作一波
倒捲上文不但照
管篇首象犀等物
即中間世人所貪
皆無欲句脉路俱
動古人運思之巧
字夫筆力之大皆
非後人思識得來

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
以此而易彼也。

沈確士評前說天下無難聚之物。後說天下無不散之物。好古之識。與達人之見。並行不悖。

又評蘭亭殉葬。殊為至情。及讀結意。又爽然自失矣。

諸同人評章法最簡嚴。東坡為王晉卿記。與公所見似殊。然讀公結語。又爽然快意。可以驚世

之贖者。

林西仲評把一個好字。一個聚字。攪繞盤旋。到底如走盤之珠。圓轉不窮。中說出三代以來至

寶等語。見得此寶當好當聚。象犀金玉一

段。乃罵盡一世。人湯盤孔鼎一段。乃嘆盡

一世。人也能無欲於世人之所貪。方能一

其好。方能致其聚。自占地步最高。或謂首

段客意太煩。不知下面叙出許多古物。不
拉拉雜雜說起。如何欄得來。妙正在此。

26

精選文章軌範評林卷之二終

